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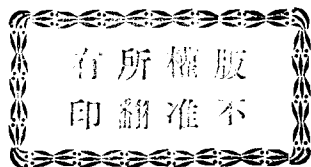
魯迅：
拾零集

合衆書店刊

拾 零 集

魯 迅 著

合 衆 書 店



經
售
處

開封
北平
太原
天津

豫志文
勵志書局
協明書局
聯益書局

齊南
廈門
廣州

東方書局
開明書局
共和書局
北京書局

錦州
漢口
重慶

小凌波書局
現代書局
北新書局
遼寧書店

發
行
者

合
衆
書
店

上海四馬路

著
定
書

者
價
名

魯
拾

迅
零
集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付印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

目 錄

習慣與改革	一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著	四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七
好政府主義	九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一一
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小引	一四
沉滓的泛起	一五
以脚報國	一八
唐朝的釘梢	二一
『夏娃日記』小引	二三
新的『女將』	二五
幾條『順』的翻譯	二七
風馬牛	三〇
中華民國的新『棠·吉訶德』們	三三

『野草』英文譯本序	三六
答北斗雜誌社問	三八
我要驅人	四〇
關於翻譯	四五
晨涼漫記	四八
豪語的折扣	五〇
秋夜紀遊	五二
由醬而啞	五四
男人的進化	五六
打聽印象	五九
吃教	六一
喝茶	六三

習慣與改革

體質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表面上好像恐怕於自己不便，其實是恐怕於自己不利，但所設的口實，却往往見得極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陰歷，原也是瑣碎的，無關大體的事，但商家當然叫苦連天了。不特此也，連上海的無業游民，公司僱員，竟也常常慨然長嘆，或者說這很不便於農家的耕種，或者說這很不便於海船的候潮。他們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鄉下的農夫，海上的舟子來。這真像煞有些博愛。

一到陰歷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處就畢畢剝剝。我問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過舊歷年，明年一準過新歷年麼？』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並不信明年非過陽歷年不可。但日歷上，却誠然刪掉了陰歷，只存節氣。然而一面在報章上，則出現了『一百二十年陰陽合歷』的廣告。好，他們連曾孫玄孫時代的陰歷，也已經給準備妥當了，一百二十年！

梁實秋先生們雖然很討厭多數，但多數的力量是偉大，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衆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宏議，浪漫古典，都和他

們無干，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歎賞，得些自己滿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們拉回舊道上去。

眞實的革命者，自有獨到的見解，例如烏略諾夫先生，他是將『風俗』和『習慣』，都包括在『文化』之內的，並且以爲改革這些，很爲困難。我想，但倘不將這些改革，則這革命即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傾刻倒塌。中國最初的排滿革命，所以易得響應者，因爲口號是『光復舊物』，就是『復古』，易於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緣故。但到後來，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就很爲大家所不滿了。

以後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敗，改革一兩，反動十斤，例如上的一年日歷上不準註陰歷，却來了陰陽合歷一百二十年。

這種合歷，歡迎的人們一定是很多的，因爲這是風俗和習慣所擁護，所以也有風俗和習慣的後援。別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衆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爲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時。

現在已不是在書齋中，捧書本高談宗教，法律，文藝，美術……等等的時候了，即使要談論這些，也必須先知道習慣和風俗，而且有正視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

毅力。因爲倘不清，就無從改革。僅大叫未來的光明，其實是欺騙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聽衆的。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纔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品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爲『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够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鬪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頽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爲葉永秦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爲已經爲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

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鎗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歎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後來在『申報』上，却看見了更嚴厲，更澈底的批評，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爲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追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紙，初看彷彿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裏要指出貌似澈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爲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到剝削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激，而這刺激又須厲害，這纔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激之一，正如饕餮者厭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喫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纔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於革命文藝，就要澈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爲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纔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澈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

· 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一，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為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防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鬪說，反對鬪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却又化為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為別的一切，無一相合，於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並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却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於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於『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於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後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於人生的無聊，想喫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却已在收穫了。這就是進步，拔步飛跑，望塵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就看見他跑進『樂羣書店』中。

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喫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昇，何況神心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穫呀，你明白了沒有？

還有收穫哩。『申報』報告，今年的大夏學生，敬請『爲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了。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史詩作法』，沙士比亞沒有『戲劇學概論』嗎？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着罷。但最可憐的是，在上海，只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

。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好政府主義

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於現狀』了，但他以爲『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於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找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爲什麼呢？因爲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這可是什麼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却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爲三民主義者在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誇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並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搾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

前，就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爲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却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爲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他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於服後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却不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藥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纔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讚』之意，用在這里，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 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並不根據什麼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爲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〇，四，一七。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

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上？

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有如下的一段話：

『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爲宋槧，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爲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爲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爲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峯先生的不滿，著論闢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爲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

而且感的。但我以爲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因爲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爲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爲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爲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爲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爲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